



後梁末帝何以亡國？

● 施寬文*

五代後梁末帝朱友貞（888—923），太祖朱溫（朱全忠）第四子，即位後改名「鎭」，又改名「瑱」。朱溫於後梁乾化二年（912）六月三日深夜，為其三子朱友珪所弑，朱友貞時在大梁，與其姊夫趙巖謀議，使人於洛陽發動政變，誅友珪，遂即位於大梁。

朱友貞即位後的後梁局勢，雖與世仇晉王李存勖攻伐不休，然而，後梁經朱溫多年征戰，版圖遠過於晉，文臣足智者猶有輔佐朱溫開國之謀士敬翔、李振，武臣驍銳者猶有名將王彥章、劉鄩，且梁、晉相攻雖互有勝負，但龍德二年（922）八月梁大敗晉，「澶州之西、相州之南，皆為梁有，晉人失軍儲三之一。」¹局勢並非絕然不利，然而，後梁終究在朱友貞即位十年後滅亡，與其說國力不逮，毋寧說人謀不臧。

朱友貞並不似其父殘暴，薛史論其人：「性沉厚寡言，雅好儒士」²，司馬光之總評亦云：「為人溫恭儉約，無荒淫之失」（卷 272，頁 8899），其品德即使未臻醇美，也絕非行虧德缺者，其所以亡國，蓋人君之修為不足。

司馬光久研歷史，並非出於單純的學術興趣，而是欲以之致用經世，故著眼於歷代政治、軍事之得失，尤其關注人君之所以成、所以敗。其論列人君之修為有云：

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，此誠太平之原本也。臣聞修心之要有三：一曰仁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¹ [宋]司馬光編著，[元]胡三省音註：《資治通鑑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6），卷 271，頁 8876。為免繁注累贅，下引原文出自本書者，概以括號注明卷別頁碼於引文後。

² [宋]薛居正等撰：《舊五代史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），卷 8，頁 113。

，二曰明，三曰武。仁者，非嫗煦姑息之謂也，修政治，興教化，育萬物，養百姓，此人君之仁也。明者，非煩苛伺察之謂也，知道義，識安危，別賢愚，辨是非，此人君之明也。武者，非強亢暴戾之謂也，惟道所在，斷之不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，此人君之武也。……治國之要亦有三：一曰官人，二曰信賞，三曰必罰。……故人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，隨其所長而用之，有功者勸之以重賞，有罪者威之以嚴刑，譬如乘輕車，駕駿馬，總其六轡，奮其鞭策，何往而不可至哉！³

「修心之要」的「仁、明、武」三者，可謂為人君之「體」，至於「官人、信賞、必罰」則為其「用」。薛史云「末帝仁而無武，明不照姦」⁴，此所謂「仁」，雖非司馬光所定義的「修政治，興教化」之利國養民，卻也是司馬光所肯定的「溫恭儉約，無荒淫之失」的私德無虧。朱友貞於人君之修為，固在於「別賢愚，辨是非」、「惟道所在，斷之不疑」的「明」、「武」之闕如，而尤以失「明」最為致命。因趙巖之助力而登大位，又因張漢傑、張漢倫為其寵妃之兄弟而並信用之，其後段凝諂賂趙、張，以庸才而執掌兵柄；趙、張在朝執政，「依勢弄權，賣官鬻獄，離間舊將相，敬翔、李振雖為執政，所言多不用」（卷 269，頁 8797），而段凝統兵在外，則「智勇俱無」、「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」（卷 272，頁 8891）。朋黨相結以爭權攘利，罔顧國家安危。貞明四年（918），後梁在連年喪師之後，疆土日蹙，老臣敬翔因憂心國事欲「乞於邊垂自效」，而「趙、張之徒言翔怨望，帝遂不用。」（卷 270，頁 8823—8824）龍德三年（923），晉王李存勳與妻子訣別，抱一決成敗的必死之心奔襲大梁，後梁則於國勢岌岌之際，先是段凝讒譖宿將劉鄩，朱友貞遂使人酖殺之，可謂自毀長城，不明孰甚！其後則驍將王彥章與趙巖、張漢傑兄弟不睦，趙、張以私怨相謂：「寧死於沙陀，不可為彥章所殺」，而段凝「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、張，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，百方沮撓之，惟恐其有功，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」，最後，朱友貞「信讒，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，徵還大梁」（卷 272，頁 8889），局勢遂不可為，朱友貞最後在李存勳攻入大梁前夕，命親信皇甫麟殺已於建國樓。

³ 〈初上殿札子〉。李之亮：《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），冊 3，頁 465—466。

⁴ 〔宋〕薛居正等撰：《舊五代史》，卷 10，頁 152。



朱友貞雖是「膏粱之子，材不過人」⁵，僅屬中材之主，然而，史家皆以為其人性非殘虐，品德無虧。衡諸同處紛爭亂世的北齊文宣帝高洋，一如後梁與世仇後晉之相攻，北齊也與宿敵北周攻伐無日，而高洋為人之殘虐狂暴，匪夷所思，卻因能信用賢臣楊愔，委以國政，北齊軍政乃不致不堪聞問，「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，政清於下」（卷 166，頁 5150），北齊遂在暴君高洋在位時仍得與北周並立。可見「仁、明、武」雖同為人君必具之修為，而「別賢愚，辨是非」的知人之明尤不可或缺。

歷史不能假設，但是，讀者總難免要想「如果當初如何，結果又會如何？」如果當初朱友貞初即位，在後梁國勢猶盛之時，朝政委諸忠智老臣敬翔（後來在梁亡前夕自縊殉國），軍事則信用驍將王彥章（曾諾以三天破敵，眾皆失笑不信，而果以第三天奇襲破晉之德勝南城；梁亡前為晉所擒，不降以殉國），後梁即使無法攻滅時猶英明的李存勖主政之後晉，也不至於在十年之中，國勢陵夷，而卒為後晉所滅。歷史無法重來，但可予後人借鑑，此殆溫公縷述此段史實以警示當權者之用心所在。

⁵ [宋]司馬光著，[美]王亦令點校：《稽古錄》（北京：中國友誼出版公司，1987），卷 15，頁 599。